

何奏簧 簇

民国临海县志

丁伋 点校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临海名城文献丛书 主编 陈希镯 徐三见

何奏簧 纂

民国临海县志

丁伋 点校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临海名城文献丛书

主编 陈希镯 徐三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临海县志/何奏簪纂 丁伋点校.-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

2006.4

ISBN 7-5034-1425-1

I . 民… II . ①何… ②丁… III . 县志—临海—民国

IV . F61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0937 号

社 名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地 址：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：北京文华印刷厂

装 订：北京文华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张：20.25

字 数：508.032 千字

印 数：1—2000 册

版 次：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：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120.00 元（上、下册）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，印刷厂负责退换。

名城文献丛书编刊说明

临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历代以来都为台州的治所，历史文化的积淀极其丰厚。随着名城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，如何进一步挖掘、研究名城文化，加大弘扬名城文化的力度，无疑值得我们去潜心思考，共同拓展。这套《临海名城文献丛书》编刊的展开，可以说是我们名城文化建设的又一个起点。

丛书计五种，分别为《嘉定赤城志》、民国《临海县志》、《巾山志》、《东湖志》和《台州札记》。

《嘉定赤城志》由宋陈耆卿主纂，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台州总志。台州的地方总志，继《嘉定赤城志》之后，各个时期还修编过多部，现存的也不少，诸如明谢铎的《赤城新志》，康熙间台州知府鲍复泰主修的《台州府志》和台州知府张联元负责编修的《台州府志》，光绪间王舟瑶所纂的《台州府志》、民国间喻长霖纂辑的《台州府志》等。明修《赤城新志》与清康熙间编修的两部《台州府志》都是续志性质，即《赤城新志》的上限承接于《嘉定赤城志》的下限，康熙志则承接于《赤城新志》。光绪《台州府志》是一部很好的志书，它不但内容完整翔实，又填补了康熙至光绪近 160 年的空缺，兼以编纂者王舟瑶学问宏博，并吸收了前辈大量的研究成果，因此，其优点不言而喻。可惜的是，因主修赵亮熙调离台州知府，此志还有部分尚未定稿，但后来还是印成一百卷本行世。民国《台州府志》在体例上大体沿续了光绪

志，下限至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——中国封建王朝的终结，纂者增续补缺，集诸大成，其容量包括卷首达141卷，内容最为全面。我们这次在这么多府志中选取《嘉定赤城志》，不仅仅因为它是台州现存最早的一部总志，更因为它是一部众口交誉的名志，价值高，影响大。民国《台州府志》虽有集大成之称，但它的部头太大，临海以外所占的比重太多，所以也就弃而不取了。

《临海县志》历史上也编纂过许多次，最后两次编纂旧志也在民国间。一是由何奏簧主纂，创于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，成于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，次年铅印出版，计22册40卷，下限亦至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体例和内容也都相当不错。二是由陈懋森独立所纂，已成稿本，下限有些已及民国，优点是保存资料较为丰富，缺点是尚未最后定稿，还有不少尚可斟酌之处。故而我们采用了何志。采用民国志最主要的想法是：府志取其善，而县志取其全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各用其长。当然，从了解和研究临海文化的角度而言，采用内容较全的民国《临海县志》自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巾山和东湖是临海历史以来二处最主要的人文景观，前者自古号称“一郡游观之胜”，后者宋时即誉“春夏行乐之冠”，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十分的丰富。《巾山志》、《东湖志》均系近人项士元所纂，俱属稿本。无论从临海的名城文化建设言，还是从临海的创建园林城市角度言，编选这两部志都是颇有意义的。清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台州知府特通阿曾纂辑过一部《东湖志》，也有印本行世，但内容没有项本全面，故不采用。

《台州札记》则是一部有关台州地方史研究的专著，清著名学者洪颐煊撰，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述。关于台州地方史的研究，宋明时期着力其间者不是太多，到了清朝，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接踵相续，各有所成，举其要者：有戚学标的《台州外

书》及《风雅遗闻》、冯甦的《台考》、黄河清的《台故随笔》、宋世莘的《台故识小录》、汪度的《台州文献补》、郭协寅的《台州述闻》等，彼此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。不过，相比之下，还是《台州札记》的价值最高，人们对之基本的评价是：“是书搜辑宋元以前诸书，择其雅驯，足补郡志之缺者，略加考证，每条俱证引原书，无改头换面之习……”洪著的成果大抵皆为后世编志者所采用，许多结论均属确凿不易之说。我们这次有代表性的选刊洪著的目的，主要就是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古代有关台州地方史研究的方法与成就，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。

为使本套丛书增加阅读和使用方便，我们专门请在地方史研究领域有专长、有经验的人员对选辑诸书进行了标点，有条件的则加以校勘，原来的繁体字也都改变为简体字，在技术手法上力求遵循古籍点校的基本规则，力求保持学术水准。

这套丛书的编刊，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化了大量的精力，他们不计报酬，不问寒暑，青灯伏案，精神可嘉，我们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！当然，不足之处也势所不免，敬祈专家、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丛书编委会

民国《临海县志》点校说明

民国《临海县志》是临海历史上最后一部刊印行世的旧志，系民国十五年(1926年)临海知县孙熙鼎议请邑人何奏簧等所纂，中途停辍，至民国二十三年(1934年)张寅任临海县长时，旧事重提，请何氏等续成其事，翌年铅印成书。该志刊刻时称《临海县志稿》，然既已成书刊印面世，无须再称为“稿”，故此次出版时即称民国《临海县志》。

主纂何奏簧(1856—1937)，号肃堂，在清末曾做过光禄寺署正，民国初任国务院顾问。参与其事者尚有秦柟、曾士瀛、陈崇实等。志共二十二册、内计五图、十四表、十五门、四十二卷。在临海的各种旧志当中，民国志当然不能说是最好的，但所收内容无疑是最多的，它的下限一直到了宣统三年(1911年)。同时人周琮在序中称其“义例视《洪志》(即洪若皋纂康熙《临海县志》)稍有变更，其事实较《叶稿》(指叶书纂光绪《临海县志》稿)尤为殫洽，删叶之繁，补洪之缺，详略适宜，品藻得当。”此志的最大优点是舆图、疆域、物产等方面都能作出较准确的记述，应该说总体上还是相当好的。然因曾半途停顿，重纂时亦仅“检集诸稿，傭雇书人，繁者删之，缺者补之，汇散成聚，裁异归同”，时止五月，有此仓促，故何氏在自序中谓“校讎难免疏虞急就”，亦属实情。

由于民国《临海县志》仅刊印过一次，因此不存在用不同版本进行文字比勘的问题，校勘的精力主要是对其资料来源进行力所

能及的追本寻源和爬梳校理。已如前述，此志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，例如：“人物”部分的“烈妇”王氏，既作“潘汝宁妻王氏”，又作“文学潘生妻王氏”，同一人变成了二人。“古迹”部分王士性大鸿胪坊额正反两面一题“文章经国”，一题“德业匡时”，也被一分为二，变成了“文章经国坊”和“德业匡时坊”两个。又如同一个“两水庄”，既置于大固乡，又置于义城乡，这是因为“两水庄”从自然地理上看近于义城乡，但征赋却属大固乡，旧时的都图制以征赋为主，入大固乡是对的，但不应在义城乡重出。“艺文”部分问题则更多些，诸如分类不当，先后舛错，不一而足，个别地方甚至错的有些离奇。例如明陈三槐著《孝经绎》，书已早佚，志中却于其下著录一篇缺首的残序，仔细审阅，实是宋陈耆卿《论孟纪蒙》的后序，全文载在陈耆卿的《箕窗集》中，其内容与《孝经》毫不相涉，而陈耆卿的《论孟纪蒙》却著其书不录其序。又如沈光邦著《易律通解》，先著于经类乐部，又据戚学标《台州外书》作《易经通解》著于易部，不知戚书之“经”乃“律”字之误，属于刊刻上的错误，因戚氏在提要中仍从“易”与“律”的关系上立说，何氏未能详审，遂以错为正，又派生出了一部《易经通解》。再则，民国志综合采用了以往的旧志，一般都注明其出处，但用现在的要求衡量，显然不够规范，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会带来一些困难，如洪若皋纂著之康熙《临海县志》，书中省称就有“洪志”、“旧志”、“洪虞龄志”、“康熙志”等；秦锡淳乾隆《临海县志稿》则有“秦志稿”、“秦沐云志”、“乾隆志稿”诸称；洪蒙煊嘉庆《临海县志稿》又称“洪续志”，“洪续志稿”等，程霖咸丰《临海县续志》则称之为“咸丰志”或“程志”等。其所称《府志》则指康熙《台州府志》，有时或加“康熙”之年号。至所引前人别集类著作，一般不书作者姓名，乃或直以作者别号来替代。其他应注出处而随意省略者也偶而有之。凡此种种，这里稍作提示，但也一仍其旧了。在处理手法上，凡明显的错字脱字可以意会者迳予改补，均不出校。若史实有误，引文脱讹，误解资料等等，均为校注。校勘力求采用第一手资

料，亦有无法得见者，则据全文文意判断改正，并在校勘记中注明“以意改”。对于里程方向等因古今测计标准不同，即使有疑，亦不改动，如“津渡”部分，载木龙渡距城十三里，再载两水渡距城五里，其实是同一渡的此岸与彼岸，相隔无几，但若从中津过江再走陆路，往三洞桥折北而达，则作十三里并无不对。原志有地图一册，内分别为《临海县境五里方分图》，分刻成 28 面；《临海县境十里方全图》刻成折叠式一大幅；以及《临海县治附郭图》与《学宫图》、《县署图》五种（张序称八图，盖因《县境分图》分北、南、中三图，然事实上亦仅七图）。由于原志自右而左编绘，现则改为自左而右为序，在技术处理上难度较大，故此次出版时只好忍痛割爱，若需翻看当时地图者可查阅原志。又原本每册之后均附有正误表，现据以在正文中直接改正，表不复附。

由于识见所限，在时间上也有些匆促，因此，应校未校，或校而不正者或仍有之，不妥之处，愿识者指正。

点核者 丁伋

2005 年 12 月

重修民国《临海县志》序

县志为一邑徵文考献之本，亦为一郡一省诸志参稽搜讨之资。述往昔，示来兹，则彼之生斯土，与夫彼之治斯土者，欲知乡邑风土民情之所在，政治人文之所出，不难循其迹而求其象焉。是以《汉书》别为地志一门，古即所重，后世因而效之，而有县志。唐《元和郡县志》虽为志之古本，而记载仅有数端；宋《太平寰宇记》并及人物艺文，兼收并蓄，始称详备。沿及於今，言地志者大率又相取法，亦非踵事增华，盖不欲后有文献无徵之病也。临海县志自有清康熙廿二年，先正洪金事若皋先生编辑刊印后，迄今二百数十余年中，续修凡六次，俱未成书。一为秦锡淳大令《乾隆志稿》，二为洪蒙煊孝廉《嘉庆志稿》，三为程心树明经《咸丰志稿》；三稿均因迭经兵燹，原本今且散佚无存。同治中，刘太守兰洲重为斯举，是为《同治志稿》，仍未蒇事。复有所谓《光绪志稿》，为莆田吴鸿宾大令宰临海时所荟萃者，十成八九，略可考证。摭拾之本，惟此而已。然人物、艺文、金石三门，嗣亦展转失，终未付诸剞劂。而最后之志稿，则为民国十五年孙大令熙鼎所主修，邑绅何君肃堂则总其成，未经半载，又因他故止而未竣。是则临海续修县志，前后均无印本，抑何成事之难，岂文字之显晦，亦必有其时耶！夫以一县之大，疆域星野、形胜山川，历时虽久，或不过相迳庭；而建置、选举、田赋、人物诸端，则固与时有异，而岁或不同也。年远代湮，苟无图籍可稽，是将无从索骥矣。今四方多故，海宇不宁，老成与运会推移，亦复渐多凋

谢，乡邑文献，罕有言及之者，或亦出於人事之阻歟！然而临海县志并有孙任遗稿，俾资补续；而何君且以守阙抱残为己任，今犹袭什孔殷，是犹临海之幸也。顾未能家置一编，流传不广，稿亦未备，论者惜之。民国二十三年三月，余奉命权篆是邦，盖即少日钓游之地，邑之贤士大夫，半皆故旧，凡夫县政之兴革，罔勿相助为理，续修县志，余尤乐观其成。遂於是年行政会议时，以此交议，而邑绅周君佩璜、陆君翰文、秦君楩友等，以兹事体大，实施则才与力不可即致，中止则时与势或将益难，殚心竭虑，商榷至再，旋以‘旧稿先行付印，以为他时参考之镜’为言，告之於众，佥曰善，议遂定。并议由何君主其政。余为造门，以终始其事情。由是复经何君躬任职责，加以厘订，分门别类，讹者正之，阙者补之，寝馈其中，无间寒暑，阅五月而功竟，为图八，为表十四，为门十五，为卷四十有二，井然秩然，蔚为巨帙。邑之文献，不复有索骥无从之感，是诚临海之幸矣。则夫文字之显晦，此岂果有其时，必以俟之今日也？然亦非何君忠於乡事，老犹不倦，要岂易及此耶！余既得观兹本普遍之效，不因矇陋而无一言以识其事。若夫灿然大备，文物搜及当代，梨枣藏之名山，则仍俟诸后之君子。民国二十四年乙亥春月，临海县县长温岭张寅序。

序

邑之有志，犹国之有史。史以彰善瘅恶为职，而旁及於章制图籍；志以徵文考献为务，而不遗夫保障茧丝。昔袁子才氏谓“志江宁难于治江宁”，盖不徒编纂勤劳，而事之废兴成毁，亦若有机会存焉。余以癸亥秋承乏临海。临曩为台郡首邑，多先达耆旧，民国肇建，俊彦代兴，称浙东名区。顾邑乘记载，自洪金事后，中经二百四十馀年，屡议修辑，迄未成书。余从政之暇，念知何君肃堂守阙抱残，积稿已裒然成帙，而秦君楩友适参县政，晨夕过从，并识曾君六舟、陈君楷亭，亦富撰述，乃锐意整理，欲藉诸君子之助，以观厥成。爰驰书何见石、屈文六两先生，又商於杨梓青、周萍洞诸名宿，皆韪其议，即聘何、曾、秦、陈诸君任志局事，并请肃堂先生董其成。讵军阀专政，闽师入境，资粮靡履供亿频繁，更无馀力顾及志事。旋余以积劳辞职，卧病沪滨，国民政府成立，转任法曹，案牍劳形，与临邑故交书问亦疏阔矣。辛未夏重为冯妇，由瑞安而海盐、而东阳，宦辙靡常，旧游如梦，不复能究心文艺。偶与士绅谭及东邑志乘，以稿成而未付梓，尚须请乡前辈鉴定，余闻而怃然若有所忆。忽周君佩璜自临贻书曰：“君畴昔为我临数百年历史文化计，设局修志，将成而未及刊。今县长张翰庭君乐於赓续，仍聘肃堂先生重理遗编，不日将付剞劂，君不可无一言以弁诸首。”余读来书，竟不觉距跃三百。盖张君翰庭为余老友，赖其热心毅力，始克促成斯编；而肃堂先生以古稀之年，寝馈於斯，卒使一邑掌故，寿诸梨枣，不令饱蠹蟫之

腹，其苦心劬力，尤为可佩也。因识其缘起如此以复周君。时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岁次乙亥，国历二月立春日，前临海县知事现任东阳县长休宁孙熙鼎序。

序

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史者，文之极致也。在国为史，在邑为志，顾必职掌於小史、外史者，以非文莫属。志星躔、分野者，天文也。志山川、形胜者，地文也。志忠臣、孝子、节妇、义夫者，人文也。志孤生特出之方物土贡者，物质之文者也。他如志庠序学校、流风善政，则又文教而文化也。文之不已，天地讎也。盖天地秘惜菁华，而恶其文之著，故蒙金以砂，锢玉以璞，珊瑚之丛，必茂重溟，夜光之珍，必含骊龙，而於文字为尤甚。观於吾临海志乘，书阙有间，殆亦文运盛衰之关系者乎！临海为二千年文物旧邦，金鳌玉峯所孕毓，代多著作之才。古无所谓志也，图经而已，其引於《嘉定志》者，有《临海图经》若干卷。吴主亮太平二年，析章安置临海，时台境凡三县：章安、临海、南始平，其见於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者，亦有《台州三县志》若干卷。临海有志，何尝自陈箕窗始？顾何以至今传者惟陈氏《赤城志》、谢氏《赤城新志》、洪氏《康熙县志》？其馀若《赤城续志》、《赤城三志》、《元统志》、《天台郡志》，以及文渊阁著录之《台州路志》、《临海志》、明任棱、周玉所撰《临海志稿》、卢守仁所辑《台州郡志稿》，皆湮没不彰。康熙而后，秦、洪、程、叶诸公亦尝网罗放失旧闻，思欲托空文以垂於世，有属稿未成者，有稿成而毁於寇者，有锓梓而辍於半途者；嗟乎，成书难，其传尤难，一若惜之愈深，而厄之愈甚者，此果何道哉？大抵文字为造物所忌，修志与作史同，人祸天刑，沓来纷至，不使留只字於人间，故幸而存者，只有此数。文献

中断，考古无徵，亦吾辈士夫与夫官斯土者之责也。岁丙辰，吾友周君佩璜分巡甬东，尝嘱张右铨大令兰赓续之，旋以代去不果。越十年，映光息影家居，孙侯篆斋议修志事，余可其议，重勉之。邑中名宿蓄道德而能文章者，惟何徵君肃堂先生，侯以礼聘任总纂席，而副以明经曾君六舟、秦君楩友事铅槧。五易蟾圆，裒然成帙，卒以军兴，未竟厥绪。文事厄於兵戈，与康熙癸亥所修《太平志》，咸丰辛酉所修《黄岩志》，如出一辙，恶知不又为鼠蠹饱耶？会有天幸，今岁春，张侯翰庭来，宰吾邑数阅月，竭蹶以图其成。虽曰人事，宁非文运之转机？昔张苍水奔走国事，间关至临海，仰天大笑曰：“此地三百年后，必有兴者。”今其时矣。顾仍无名世挺生，则意者河山之运不钟於豪杰，而钟於斯文。信乎文章之显晦有时，即今日志书之成，岂偶然哉！方徵君之快快一编也，亦尝谓藏名山待其人。得大力掖之而起，与陈、谢诸公衡抗於千载之上，不可谓非其所待之人，是足为徵君贺其遭也。曩余长浙时，识拔张侯於稠人中，使历宰大邑，均有声。今更能成不朽盛业，张吾临海，益信向之所以知侯者，为不谬矣。映光曾忝督修任，得观厥成，且获挂名於文字之末，沾沾自喜，乌得无言，非敢谓皇甫谧序《三都》之足为左思重也。是为序。

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岁次甲戌孟冬月，前内务总长邑人屈映光撰。

序

临海为县，始於三国吴主亮太平二年，盖一千七百馀年於兹矣。河山灵秀，代毓人文，何以乡邦文献之班班可考者，惟陈氏《赤城志》，谢氏《赤城新志》，洪氏《康熙县志》？大抵小史外史之职废，志失其官，不能以时修辑；更频经鼎革，祸乱相寻，干戈兵燹所摧残，载籍之散佚久矣，故至今存者，只有此数。说者遂谓临海有志自陈箕窗始，不知《临海图经》、《台州三县志》实开其先。古方志之存者，若唐《元和郡县志》，宋《元丰九域志》，皆专志地理。地志古称图经，炎帝白阜图地形，由来旧矣。《临海图经》虽久佚，然已引入《嘉定志》，可断为唐、宋以前之书。唐武德五年改海州为台州，置章安、始丰、宁海、乐安四县，六年省宁海入章安，则三县矣，是《台州三县志》之作於武德六年间，更无疑义。此皆吾邑志乘之权舆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考古之士憾焉。况赓续於《洪志》后者，若乾隆、嘉庆、咸丰各志稿，均未成书；即叶伯丹明经所辑光绪稿若干卷，郡伯六合徐公方谋锓梓，寻亦歿於任不果。其后二十馀年，孙侯篆斋商定总长屈公，张局延邑中名宿分门授简，敦请何徵君肃堂先生任总纂席，将竣事，会闽军压境，功仍坏於垂成。二百四十馀年典章文物，荒落凋衰，此又徵文考献者引为大戚者也。今幸温岭张公翰庭来宰吾邑，不数月政治民和，正有志於兴废举墮。琮乘间以志事告，公曰“完成固吾职也”。仍令就商徵君，请终始其事，徵君曰可。惟今昔志例悬殊，新旧学颇持异议，得陆君翰文斡旋，议乃定。公喜甚，卑词

厚弊，蹠徵君之楣而称曰：“能事固不受促迫，然未知明年又在何处；需者事之贼，急就章可也”。徵君敬诺，四阅月果告成功。窃尝受而读之：其义例视《洪志》稍有变更，其事实较《叶稿》尤为殚洽。删叶之繁，补洪之阙，详略适宜，品藻得当；其有关於忠孝大节、名教大防、民风政治之得失，一篇中尤拳拳三致意焉，决为信今传后无疑也。徵君抑谦不敢自信，请援《明史稿》例以志稿名义印行。虽然，“中流失船，一壶千金”，后有作者，舍此焉程？盖虽稿亦不朽矣！嗟乎！由前而论，代远年湮，书阙有间；由后而论，五张六角，屡试无功，一志之存亡成否，岂若有天焉以主之。意者造物忌名，忠臣孝子、节妇义夫，以及隐沦显宦、骚人墨客之伦之欲托於志以成名者，故迭出兵戈水火、死亡患难以困厄之，所谓天定而胜人；张公苦心焦思，独能排万难以竟未成之绪，不使长逝者之魂魄私恨於无穷，则又人定而胜天，其功顾不伟哉！曩琮权会稽道篆时，张侯兰来自事，侯，儒官也，尝以吾邑志事相烦，方经始以受代去，此愿未酬，每念之辄为疚心。今则梓行有日矣！后之视今，虽犹今之视昔，不能保千载下之必存，然既经百折以底於成，未始非满志踌躇之事，则邴邴乎喜可知矣，故不以不文而乐为之序。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岁次乙亥二月，前宁波警察厅厅长、会稽道道尹邑人周琮撰。